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殺子報 第十六回 扮測字眾驚神驗 走長街獨訪奸僧

荆知州自黎明之時出了衙門，在那大街小巷之中，茶坊酒肆之內，走來走去，手中托了相面測字盤，口中喊道：「測字相面，靈不靈，當場試驗；准不准，過後方知。」走到一家茶坊之內，只見一個座上，坐著一個相貌端方，衣服華麗的人，年約四十餘歲，叫道：「測字先生，請過來為我測一個字。」荆知州應道：「請尊駕自己拿一個字卷兒。」那人便隨手在盤裡拈了一個字卷遞與他。荆知州就將字卷展開一看，原來是個「也」字，就將粉板取過來，寫在粉板之上，問道：「請教尊駕，這字乃是焉哉乎也的也字，請問什麼用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因我子出門經商，已經三載，未見回家，音信全無，費神照理而斷。」荆知州道：「這個字斷起來，不見得意，因地無土，草木難生，池無水，魚龍不活。孤身一個也字，水土俱無，據我斷來，凶多吉少！」

這時看的人擁擠不堪，見他這等批斷，都說道：「這個測字先生字理通透，果然有些本事，我們也來請他測個字。」又是一人，拈了一個字卷，遞給他。荆知州展開一看，說道：「這個字是酉時的酉字。」寫在粉板之上，問是何用？那人說道：「因不見珍珠，故請測字。」荆知州道：「這個字，乃是十二地支第十字，此時正是時，卯酉相凍，其物好尋，卯時卵形，其物體小而圓，但此物仍在府上，不知府上司曾否養雞？」那人道：「養著一隻雄雞。」荆知州道：「是了是了！尊駕回府，可將那只雞殺了，雞肚腸裡去找。」那人不甚相信，轉身到家，將雞殺了，剖開肚子，果然珍珠在內，歡喜異常，忙忙又走到茶坊裡來，說道：「先生，先生，你莫非活神仙了。我家將雞殺了，珍珠果然在雞肚腸內，所以我來謝你。」

旁邊一人走過來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也來測一個字，免得被你師父朝打夜罵。」原來他這個小兄弟，乃是鐵匠店裡的徒弟。因有一把大鐵鉗不見了，他師父要將他打罵，正在吵鬧，所以旁人叫他來測字。那徒弟走來，拿了一個字卷。他是不識字的，顛倒橫豎都是不懂，將這個酉字橫轉來遞給荆知州。荆知州一看，也是個酉字，笑著說道：「橫看倒好像一個風箱，湊巧這時正交午時，卷子裡字，是個酉字，午字屬火，酉字屬金，有火有金，乃是鐵匠所用之物，故知是不見了鐵鉗。酉字橫看，正像風箱，照此詳斷，這鐵鉗現在風箱之上。」那徒弟一聽荆知州的話，飛奔到店裡去看，果然在風箱之上，遂謝了先生，就去了。當時眾口紛紛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都說新來一個測字先生，賽如神仙，能知過去未來。

荆知州在那茶坊之中，測幾個字，靈驗非凡，惹動了許多人都來尋他測字，他就天天到那大街小巷、城內城外測字。一日走到一處，見有一座涼亭，四面裝著卐字欄杆，正中設著觀音像，亭角上係著金鈴，風過處叮嚀作響。此亭雖小，景致也自然。正在觀看，忽見一個賣京貨的擔子，挑將近來，此人叫吳老二，他聽說這位先生測字相面靈驗，所以挑了擔子走進亭來，歇下擔子，連忙走上前來，對著先生打了一躬，說道：「先生請了，久聞先生大名，相煩為我看相，因為我一生勞碌，兩袖空空，但不知何日稍得安閒自在？雖則發財發福乃是命中注定，然而我總想積些陰功，大陰功我做不起，小陰功我卻步步留心，請你先生看看我後來如何結果？」

荆知州道：「足下說陰功兩字，卻是難得！但修身補相，實是有之。你在家做了這個買賣，哪有什麼閒工夫做好事？」

吳老二道：「先生不要說起在家，出家人也有正派，也有邪氣的。前月我在這裡做買賣，遇見天齊廟裡的和尚，名叫納雲，我看他也有邪氣。」荆知州道：「足下也是會相面的麼？」吳老二道：「我哪裡會相面，因我前日有一塊大紅湖縐繡花的手帕，掛在擔子上，誰想納雲和尚，他一定要買，我不肯賣與他，對那和尚說，你們出家人，只能用白的，或是用秋香色的，這個大紅的，又繡著花，你們拿在手中，豈不惹人取笑麼？」我不肯賣與他。他哪裡肯依，一定要買，我就要他一塊洋錢，才肯賣與他，哪裡曉得他不要說一塊洋錢，就是十塊洋錢，他也不嫌貴，就被他買去了。但他走後，想想他買這樣東西，定非正派。先生我這句話，猜疑得錯也不錯。所以出家人，非但不修，作起孽來，比在家人更不好！」

荆知州聽了吳老二說這句話，口中不言，心中早已明白，與吳老二閒話一會，就此分散。荆知州便捧著測盤，走到天齊廟來，走進山門，說也湊巧，正遇著納雲和尚走將出來。荆知州將他身上下一打量，心中想道：「果真是風流和尚。」納雲看見測字先生走來，正中下懷，因為聽見人說，新到一個測字先生，靈驗非凡，能知過去未來。納雲一想：「難得遇著這個靈驗先生。請他測一個字，問問休咎。」

納雲想定主意，迎上前去，叫聲道：「先生，請你到裡面坐坐，我要測一個字。」荆知州道：「我聽你口音，好像湖北人氏。」納雲答道：「正是正是。請教先生，貴府是什麼地方？」

荆知州道：「我也是湖北，但不知師父湖北哪一縣？」納雲道：「我，宜昌。」荆知州道：「巧極了！我也是宜昌。」納雲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我與你真是同鄉人，哈哈！難得難得！」說著，拉了荆知州一雙手，說道：「且到我臥房中去坐坐，比大殿上清靜些兒，待你先生歇息歇息，我與你談談心事，好不好？」

荆知州道：「蒙師父見愛，好極好極！」說罷，兩人攜手同行，走進納雲臥房裡。

荆知州舉目一看，甚是清雅，擺一張紅木鑲牙天然幾，下沿是花梨八仙桌，左邊是大理嵌成湘妃榻，右邊是黃楊雕成大眠牀，房中擺設，無不雅致；壁間懸掛，件件清高。看罷開言道：「師父，你這般雅趣，真享受著清高之福。兄弟是遊蕩江湖，到處奔走，不得片刻之安。古人云：『縱是官高居極品，不及貧僧半日閒。』以此推想，到底是出家人快樂。」納雲道：「你是我同鄉，自家人莫說客話，請坐請坐！」走到外邊，捧了一碗茶來，說道：「先生用茶。」荆知州走得口渴，正用得著，將茶一口飲盡。

納雲道：「先生，請你測一個字。」荆知州道：「要問什麼事？你在我盤中，自己拿了一個字卷。」納雲便拿了一個字卷，遞與荆知州，展開一看，乃是一個「角」字，就取粉板過來，寫在粉板之上，說道：「這是角字，請教你怎麼用？」納雲道：「叩問終身休咎，後來吉凶如何？」荆知州道：「照字而斷，做買賣大得其利；倘問終身，後來凶多吉少，因這個角字，頭頂上有一把刀，底下一個用字，就是不週全，因是周字之中少一口，故云不週全，看將起來，十分兇險。用字之中，雖有土字，卻沒有口字，則不能成一個吉字，故而斷定是凶。」

納雲聽見這般說法，急得光頭上汗珠子直滾，忙說道：「我與你先生商量，照你這字凶多吉少，頭上有刀，卻是不錯，但不知可能避得過去？我想逃走他鄉，總好避去。請教你為我想一想，還是逃的好，還是不逃的好。」荆知州立起身來，故意搔搔頭皮，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我看逃不了，就是逃往他鄉，也難避去，這叫做『身長六尺，天下難藏。』還有這衙門裡，他也要出關文，或者畫影圖形，況你又是個出家人，更易認得，哪裡能夠逃得過？不如求菩薩保佑，也許逢凶化吉。只要避過惡時辰，以後就不妨事了。」納雲道：「避過惡時辰，話雖有這麼一句，但不知真能避得過去不？」說這句話時，兩條眉毛都攢在一處了。

荆知州道：「我為你再占一卦，看是如何？」納雲道：「費神得很。倘若無事，自當重謝。」荆知州含笑道：「朋友家情長財短，何必言謝。」說著，取出三個金錢，放在手中，搖了三搖，放將下來一看，又搖又看，連搖三次，取粉板寫好，凝神看了一回，方始說道：「據卦上看起來，只要避過庚辰日子，己卯時辰，就不妨了。今日己卯，明日庚辰，你明日不要出門，將身躲在大殿供案之下，外罩台幢遮蓋，你將山門虛掩，過了卯時開門，如有燒香人來叩門，倘是孤身一人，千萬不可開，因一人者凶象也。倘若兩人同來，乃是逢雙則吉，就是開門讓他進來，也不礙事。切記切記，千萬不可有誤。我明日午飯之時來看你。遇有什麼事情，明日再行計議。」納雲聽他言語有理，察斷分明，深信不疑，就說道：「先生靈驗如神，避過卯時，以後出來見人，想必無妨？」荆知州道：「惡時辰逃過了，還怕什麼？」

談了一回，荆知州便辭別納雲，走出廟門，一逕趕回州衙，進了內堂，就將測字先生的一副行頭換去，立即喚了兩個能乾的公差。一個叫許文，一個叫朱高，這二人在通州衙門當差多年，極其能乾。當下許文、朱高兩個公差走進內堂，叩頭說道：「老爺呼

喚我們兩人進來，有何吩咐？」荊知州就喚許文、朱高近前，附耳低言，對他兩個說道：「如此這般，但今晚也要當心，你二人夜間要在山門之前悄悄巡察，不可讓他逃脫。」

吩咐已定，將牌票用硃筆批好，付與許文、朱高。二人領了牌票，出了衙門，一迳到天齊廟巷來；暗中知照了地保、更夫，將巷裡兩頭柵欄用心看守。

荊知州想到前日將那告狀人錢正林錯認是個包攬詞訟的訟棍，將他收入監牢，倒是冤屈了他，隨即傳班坐二堂夜審。一時間，自頭門直到內堂花廳，各處點起燈球，如同白日，那雲板不住的敲得噹噹直響，吆喝一聲：「大老爺升堂了！」公座兩旁邊的衙役皂隸，齊齊整整鵠立站班；六房書史，手執文卷伺候。只聽一聲傳禁子上來！手執禁牌，呈上公案。荊老爺將硃筆寫完，交代禁子，將新進監包攬詞訟的生員帶上來！須臾傳到監內，提出解到堂上。錢正林未上石階，口喊冤枉，走上堂來，雙膝跪下。

那堂上荊知州將案桌一拍，說道：「難道本府斷錯你不成！

為甚口口聲聲叫喊冤枉！」錢正林不慌不忙，叫聲道：「公祖在上，聽生員告稟：死者王有仁，乃是生員的學生。因情關師生之誼，那日他胞姊金定先到書房送信，說他親娘磨快了廚刀，沒有好事，惱極之聲，說要殺有仁。王有仁一聽此言，嚇得不敢回家，卻是生員送他回家。二因生員去說人情，不料他母親花言巧語，生員被他蒙混，其心何忍？他又無親少族，生員代他伸冤，何謂攬訟？再請老父台詳細訪問，倘若真是人命，就替百姓伸冤。倘若人命是假的，生員情甘領罪。」荊知州老爺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寫下結來。」即喚鬆去枷鎖。錢正林當堂具結呈上。荊知州道：「今日暫且管押，候明日上堂。」荊知州退進內堂。錢正林有值日差帶去，此時不進監門，改收在押所之內。